

生命中的心结

□吴沛

往事如烟

山野间,树叶已开始泛黄,枝叶交叠中,偶尔可见零星的落叶。我不由想起黄土下的母亲。

如果母亲还活着,应该是76岁寿龄,但是,她却在6年前的那个秋天永远离开了人世。原以为,时间会冲淡和平息一切,但岁月的暗流却与我较着劲。这些年,每当秋声开始喧嚷,我的心都会不由为之一紧。秋天,已成为我生命中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。

6年前的那个秋天,一个瑟瑟暮晚,母亲实在太累了,她想合上眼皮休息一下,但从此就再也没有睁开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一个生命来过,但又匆匆走了,卑微的母亲,她的生命大抵与田间地头的荒草没什么两样。母亲去世了,作为她的子孙,我们替她接着活下去。当然,在生命法则里,我们也是另一茬青草,漫过田畴,漫过大地,从而生生不息。想到这些,我的心尖是抑制不住微微发酸。

过去,大家日子都过得清苦,农家尤其需要精打细算,做到“细水长流”,家里的粮食要盘算到来年秋收,油盐酱醋要匀着使用,甚至照明的煤油灯,

也要将灯芯掐到只剩一点光影。很多家庭没有总体计划,有了粮食就不管不顾,先将肚子撑圆,结果不到开春,往往粮食就已告罄,剩下的日子,只有吃糠咽菜,艰难苦熬。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哲学,她将所有粮食都平均分为三百六十五等份,如遇哪年歉收,就用红苕、洋芋等杂粮掺进每天的主粮中,所谓主粮,大多是玉米面,现在看来,其实也算不上主粮,至于大米,在农家则是顶奢侈物品了。

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弟要学正道,她坚信“黄荆棍子出好人”。有两类事绝对不能触犯。一是偷拿别人家的东西。她说:“人要学好,坏手脚上身,鸡都啄不下来!”有一次,实在嘴馋,趁着夜深人静,就去偷了邻家的柑橘,这一次,母亲用黄荆条子抽得我们眼冒金星,好长时间,背上的印痕还清晰可见;二是在外面打架。我们小时顽劣,总是三天两头与邻村孩子打架,一旦人家找上门来,皮肉之苦一定在所难免,母亲从不与人争论谁家孩子对谁家孩子错,其实小孩子顽皮,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,这要

看父母的心态,是否为自家孩子护短,而母亲,总是赔笑脸,赔小心,有时也赔医药费,她的口头禅:“少时不严管,长大要翻天。”

母亲总是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。我的老家地势偏僻,人们没见过外面的世界,多数孩子不待读完小学,就被家长强行撵到地里务农,大家相互打趣,“读书堆起一大摞,肚子饿了奈不何。”母亲则相反,她不识字,讲不出大道理,但她有自己的看法。见我们很大了还在外面读书,有人讥讽道:“你家孩子那么个,还在外面晃悠,不叫回来干活,怕到时两头失你后要后悔!”母亲这时总是埋头干活,从来不予接话。我高中毕业果然没有考上大学,有人惋惜,也有人幸灾乐祸,后者的话语开始含沙射影,母亲从此反倒高高昂起了头颅,见我还有继续读书的意愿,她当即做出了一个“不可理喻”的决定,安排我每天放牛,能有时间看书。我就是这样开始“半工半读”,一个假期过去,见父母实在太操劳,觉得应该自食其力,不能再拖累父母,就到邻乡的一个民办初中应聘当了代课老师。

记忆中,母亲总是天不亮即起床,她要赶在家人入睡前,张罗好早饭,准备好猪的食和牛的草料。每天晚上,母亲又是最后一个睡觉的人,她要埋好灶火,整理好杂物,将白天零乱的生活梳理均匀,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好准备。像钟表的分针一样,她推开天边的鱼肚白,拖着一家人迎着曙光,开启每天新的生活,哪怕生活中长满了尖利的芒刺。她又像一台永动机,永远都在操劳,永远都在忙碌,弥漫在岁月中的灰尘,她似乎都可以一一清扫干净。

母亲已故去整整6年,我仿佛还能看到她坐霜满面,在无尽岁月中忙碌的身影。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篾匠,他总希望我们兄弟克绍箕裘,子承父业,而母亲总是不以为然,事实证明,母亲是对的,现在看来,篾匠手艺已几乎没有用武之地。其实,我们兄弟也跟着父亲编织过蔑制品,但无奈慧根不够,终究半途而废。如今,父亲的好手艺只能成为此生绝唱了。母亲如果还在人世,父亲的心绪或许不会如此索然。



□卞毓方

历书上的英雄豪杰

小时候,家里每年都要买四册黄历,祖父、父亲、大哥,一人一册,剩下一册,备用,以防谁的损毁或丢失。既然大人备而不用,放着也是放着,我就拿来作我的历书。

大人的黄历,会加上批注,诸如祭祀、嫁娶、出行、动土,诸如吉、凶、宜、忌。我的黄历,我别出心裁,在每个日子下面,填上一位我喜爱的人物。

人物从哪儿来? 洋画片。那是那时代少年的最爱,每个人都有大把大把,素材取自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杨家将》《白蛇传》等等。我从中选出365张,一式英雄豪杰——日子就此精彩而梦幻。

某天早晨,我打开历书,适逢武松轮值。武松景阳冈打虎,这场面,我画过。大虫三技:一扑,一掀,一剪。武松三快:一闪,一躲,又一闪。武松抡起哨棒,劈将下去,却打在了枯树上,把哨棒折成两截。大虫咆哮,翻身又一扑,武松疾速跳开,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,武松就势把大虫顶皮揪住,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,狠劲擂,擂得五六十拳,大虫早一命呜呼。我把那张武松打虎的画片,搁进上衣口袋。出门上学,有意不走大街,绕行田间小路。遇到沟坎,纵身飞跃,绕行田间小路。遇到树杈,翻身飞跃,绕树而行。遇到拦道的歪脖子树,挥臂一砍,思量哨棒就是这股劲。课堂上腰杆挺得笔直,目不旁视,壮士自有壮士的坐相。

武松有灵,一定会在画片上笑出声。 前天作文课,老师出的题目是“我的理想”,有人写当工程师,有人写当解放军,有人写当白衣天使,更多的人是写当拖拉机手,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我的理想是学姜子牙,保持童真,所遇皆美好。

当然,独处也不是与人隔离。红尘俗世,人情世故,我们在独处中应学会开放,并在交往交流中,既不必社恐,也无需社牛。如此,独处既能收获心灵的美好,也会给人生以丰盛。

地方摆了个连环画书摊,规定看一册一分钱。有一晚,歌大乱子看了四五册,只交了一分钱,他瞧在眼里,啥也没说。也是那晚,我看了刘继卣《东郭先生》,后者的《画皮》借回家临摹。一掏口袋,傻了,只剩下几毛钱,不够交押金。我的困窘一定写在脸上,他看出来,直接说:“拿回去看吧。”我说:“登个记,留个名字。”他手一摆:“不用,你们这帮学生,我每个都有数。”所以,我封他为“善解人意神”。

最得意的,是碰上孙悟空大圣值日。我刚好属猴,我读《西游记》时,巴不得化作花果山水帘洞的一只猕猴,好跟大圣学习十八般武艺。孙大圣大闹天宫,一举奠定了他响彻三界的名声。我今天也要学他大闹课堂——不是舞枪弄棒,破坏秩序,而是心猿意马,神游天外。老师讲语文,我在课本上画猴子,画了一幅又一幅,画够了,又在两个拇指肚上画真假美猴王,在其八个指肚上画妖魔鬼怪,让他们轮番捉对厮打。玩厌了,我开始琢磨,怎样说服文娱委员,让班里排一出《三打白骨精》,我扮孙悟空。

当日被我内定扮演唐僧的,叫周古廉。他家是弹棉花的,兼营出租古典章回小说。他身上有股侠义之气,我那一阵子的许多读物,如《隋唐演义》《施公案》《三侠五义》《七剑十三侠》,都是由他慷慨提供的。当然,选他扮唐僧,不是投桃报李,而是因为他的长相端正,嗓子也洪亮。后来,周古廉进了北大经济学院,我们在燕园相逢。记得那年春节,跟他说起小学课堂上的即兴构想,周古廉摇头:“你的性格不像孙悟空。”

如今回忆起历书上的那些英雄豪杰,仍觉得弥足珍贵。佛说三千大千世界,实在,在每一个世界,也存在着三千大千时光。毕竟,我们与那些英雄豪杰有过亲密的互动——每一天,从早到晚,我活跃在他们的时光里,他们也活跃在我的时光里。

享受独处

□高涛



朝后退,向角落隐藏,也就越来越喜欢独处。

有人曾将寂寞分为十二级,最寂寞是一个人的旅行。一个人走向辽阔分明,尤其在冬季,更显得草木萧疏,禹禹独行。天地广阔,万物万象,一切都只剩下自己,也只属于自己。无处不在的空气仿佛都不流动了。五陵原上,杨官寨遗址前,秦砖汉瓦与座座陵冢,心中涌不起一点波涛,一如一马平川寂寥空旷的白菜心,毫无声息地生长。这时候,我既不喜欢,也不烦恼,只是静下心来,一个人徜徉在天地

间。没有悲伤,没有日光,甚至没有一丝风,似乎世界静止了,如时间停止了,自己化身一捧土,变身一株草,从此时此刻开始。

独处时可以读书。在字里行间和书页间,打开心扉。体会唐诗里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,陶醉宋词中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的豁达,领略明清小说四大名著的高峰。与先贤对话,洗去浮躁;和自己密语,回归纯净。袅袅香薰,让人慰藉;知识火焰,使人欢喜;儒释道的智慧,令人如登顶高山般快乐。 独处时不仅可以读万卷书,行万

里路,还可以思考、写作。在思考中提升自己,在写作中成就自己。文字的温度能让漫漫冬夜不再寒冷。独处并不孤独,更不会寂寞。一个人可以欢愉,可以悲歌,还可以吟诵,甚至自在翱翔。慢慢地,人真得不喜欢热闹的去处,主动寻找僻静处;渐渐的,开始习惯独自面对云卷云舒。

独处时,可以琴棋书画诗酒花。水墨晕染出朵朵荷花,琴音摇曳旗袍,对弈、对酒、养兰、养宠物,人越来越淡气越来越清。三餐四季,日子简单而美好,人也很享受,个中滋味,美美自知。功名利禄已绝缘,尘世纷争不入耳,一方澄澈的菩提世界。

独处时,可以给自己写封信。反思是必要的,检讨是必须的,追梦也是要有。看看走过的道,望望前行的路,一切都越发光明。脚下的大地奉献着精华,人也要仰望星空,脚踏实地地完成自己的使命,即便在角落,也要努力开花。

独处时,可以由静到净至境。凌晨四点醒来,发现海棠花未眠。万千山水,皓月长空,将情感的游丝收束,将欲望和执念消除,将般若轻诵,与静谧的环境融为一体,守住不争的青

色。尔后,洒扫庭除,躬行亲耕,使陋室纯净,上善若水。在桌前置一面镜子,让自己适度愚钝,但绝不只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既生于世,总要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以“善念正行”芥子纳须弥,则“华枝春满,天心月圆”,为真善美和爱赋满正能量。

无论在何处,都可以立即开始独处。每日三省吾身,抛开尘世的喧嚣,这是很幸福的时刻,也是最宝贵的时刻。独处馈赠给人的是认清自己,进而追求精神的高度、思想的深度,以及灵魂的厚度。

独处绝不是幽闭自己,也不是放任自己,更不是躺平和摆烂自己。独处使人有时间去深入地想。当世俗的烟尘扑面而来,当人性的丑恶涌流而来,当灯红酒绿的诱惑随时而来,自己如何坚守一颗初心?窗外的银杏叶黄了又绿,太阳透过缝隙照耀下来,一叶知秋,蓝天高远,白云纯净,保持童真,所遇皆美好。

当然,独处也不是与人隔离。红尘俗世,人情世故,我们在独处中应学会开放,并在交往交流中,既不必社恐,也无需社牛。如此,独处既能收获心灵的美好,也会给人生以丰盛。

与众不同的人

□杨献平

平凡人生

在几个团领导当中,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和业务范畴,朱总工程师是最“少话”的人,即使开会发言,也极其简短。后来我才知道,朱总话少不是工作原因,而是个人性格所致。从他的简历看,少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入原空军雷达学院,毕业后,一头就扎在了巴丹吉林沙漠空军某部,整天与数据、模块和电子仪器、雷达等设备打交道。一个技术室的战友说,朱总32岁那年结婚。婚礼办得很简单,就是把同事叫在一起,分了些糖块、瓜子,晚上他做东,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,就和另一个女干部成了夫妻。

部队要发展,新装备要发挥最佳效能,形成新的战斗力,就必须对原有的“硬件”和“软件”升级改造。按照团党委的话说,我们这支部队,处在战斗力生成的前沿,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靶场升级改造任务。作为全团的技术领导,朱总自然打头阵,不是搞技术创新和论证,就是到成都、长春、南京等地跟厂监造。

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和重要节点,技术人员夜以继日,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。有一天下午,政委找我说,朱总下午乘飞机回来,部队现在正在进行试验训练,你现在申请一台车去接一下他,我和团长在指挥所等他。我回答“是”,并在飞机降落半个小时前,到达了机场。等到朱总出来,我正要接他的包往车上放,他却说:“麻烦你带车回靶区把我爱人接到这里来,好吗?”我不明其意,又不好过问,赶紧叫上司机直奔靶区。朱总的爱人姓张,在另一个单位技术室工作。

车刚到他家楼下,就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妇女,怀里抱着孩子,站在院子里。司机说,那就是朱总爱人。我急忙下车,叫了一声嫂子。她听到后,快步走过来,刚上车就说:“稍快点去机场。”司机当然不敢开得太快,按正常速度行驶。我也想,事儿再急,安全也是第一,也没催司机。没想到,朱总爱人眼睛盯着前面的路,看了看司机,抿了一下嘴唇说:“不能再快点!”司机这才加大油门。

候机楼前,朱总把包放在地上,瘦削的脸庞一直在朝路边张望,看到我们的车,赶紧提着包一路小跑过来。我识趣地下车,也给司机使了一个眼色。朱总抱着孩子,和他爱人一起坐在了车后座。

名正言顺的两口子,有啥话不能到家里慢慢说;有啥事回家慢慢处理多好,非要在机场,还在车上。我当时真是想不通。大概50分钟后,朱总从车上下来了,朝我和司机招手。我俩奔过去。朱总表情很严肃,但仔细一看,严肃里面还有些欣慰或者说温情的意味。朱总对我说:“麻烦你把我爱人和孩子再送回去。”说完,又躬下身子,手从车窗伸进去,摸了摸孩子的脸蛋,又捏了捏他爱人的手。

回到单位,我才知道,朱总又出差走了。我忽然觉得,朱总真不容易,出差两个多月时间,还没进家门,就又走了。他的妻子,估计也不好受。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,我在办公楼大门前遇到朱总,和他打招呼。我发现,朱总比前几个月更瘦了,颧骨格外突出,两腮也似乎少了一层肉。他笑笑,冲我点点头。

转眼到了冬天,又好长时间不见朱总。听说他突发胃病,还被送到了医院抢救。后来,我担任了宣传干事,了解了更多关于朱总的故事。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,对朱总最熟悉的甚至室的战友们,有的红着眼睛,有的甚至泣不成声。其中一个给朱总做助手的技术干部说:“朱总大致是去年夏天开始有症状的。身边人一直催他去检查一下,他说去,可就是不去。”“你别说,我们这个团,还真少不了朱总,或者说像朱总这样的人。”

和朱总一起去长春出差的一位老领导告诉我:“还是我发现的,他跟我说胃疼,话还没说完,马上就疼得直不起腰了……几个人一起把他送到医院,就要做手术时候,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对我说,这上面记的十几个问题,万一我出不来了,委托你一定要给厂家这边提出来……”

老领导说到这里,眼睛有些泛红,语气也变得缓慢:“刚苏醒过来,我去看他,他问我‘那些问题给厂家交涉了没有?解决了没有?’……他那神情,做了一天一夜的手术,好像过了半个月一样。”

老领导说到这里,我也哭了。他继续说:“以前,毛主席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,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人,你们朱总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我点点头。

几天后,我把朱总的故事写了出来。这期间,断断续续听到朱总的消息,有的说他很坚强,手术后坚持锻炼;有的说,人做了手术以后,相当于放了元气,没有三年两年,很难恢复好。我默默听着,脑子里晃动着朱总



那总是紧绷和思索的面孔。

转眼一年,我惊奇地发现,朱总又在单位出现了,而且,他的各方面状态都很好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调到上级机关任职。年底,在科技干部表彰大会上,朱总上台领奖。我看到他的步伐比以往更显稳健,脸色也显得红润。鼓掌的时候,我们这支来自朱总老单位的官兵最热烈,别的地方都安静下来了,我们还在使劲拍着巴掌。

那天,我在笔记本上,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我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。”

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光

□庞媛

兜兜转转,似乎总与乡村有缘。五年前,在商州西南一个深度贫困村当第一书记,两年前由于工作调整有幸成为乡村振兴队伍中的一员,前段时间由于工作需要,再次进村入户。

驱车在秦岭深处,往昔青翠欲滴浑然一体起伏伏的山峦,此刻黄红绿三色交融,更显得斑斓多姿,像是无数只蝴蝶栖息在山坡上,又像是各种颜色的宝石散落在丛林中。澄澈宁静的蓝天下,群众的房屋经过提升改造,如同绽放放在山间的花儿,缤纷多彩。房前屋后金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,为村庄增添了几分火热。

曾经崎岖不平的通村路、通组路拓宽成了水泥路,再也不用为两车交会错不开车而焦虑,群众的通组路也大为改观。从前稀缺的太阳能路灯如今很是普遍,矗立在道路两旁,白天吸纳能量,夜晚绽放光芒,为晚归的人带来慰藉和光明。

村子里,自然是有留守的,有外出务工的,还有发展产业风生水起的。刚从高寒山区的一处香菇大棚走出来,年轻的村支书信信满满,说自己学医出身,八年前跟父亲搞养殖,赔了不少钱。三年前,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,建成了现代化的食用菌基地,目前已经流转村里60亩土地,建起了220个大棚,常年吸纳劳动力在香菇基地务工。去年由于遭遇洪灾,实属意外,忙活了一年没挣到钱,今年继续推行反季节香菇,估算了一下应该是收益最好的一年。

一人好不好,大家好才是好。在另一个偏远镇上,我们到一户残疾人家里,四口人,是2017年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男主人50多岁,曾经的他是个百能百巧的木工,13年前由于

一场意外导致下肢瘫痪,鉴定为一级残疾。当我们来到他家时,他正坐在轮椅上剥蒜,准备做饭。他学习中从蜜蜂养殖技术,自制蜂箱,从2年前的2箱发展到现在的20箱。时节微凉,早晚寒意袭人,他用棉被盖住自己的腿,同样怜惜地给每个蜂箱穿上了红色的“棉衣”,偌大一个农家小院摆满了红色蜂箱,清静的小院因这些精灵火热了起来。通往屋子的台阶改造成斜坡,两侧装了不锈钢扶手,作为无障碍通道,这样便于出行。根据实际情况,国家给他全家办理了低保,孩子已经成年能够自立。

虽然被疾病折磨,但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到悲苦。自始至终都是脸上有笑,眼里有光。当我们准备离开他家时,问他还有什么要求,他说:“都好着哩,国家把我照顾得好,要说有啥要求,就是我房前这一段下坡路不平整,能修了就麻烦给修下。”

同行的镇长爽快地说:“没问题,碎碎个事情,马上就能给办了。”

落日余晖洒满小院,光芒四射。被火红棉被包裹的20个蜂箱,依稀可见的菜园子,这些都是他一手养殖、栽植的。他的轮椅和轮椅上的他,微笑着,不卑不亢,不靠不靠,勇毅前行,被金色的阳光包围。这不就是乡村振兴中倡导的就近务工的雏形吗?

突然想起了电影《无间道》里的一句话:如果提前了解了要面对的人生,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?

我们每个人是否也在奔波忙碌中累着并快乐着,也曾遭遇过兵荒马乱,浑浑噩噩过?走出他家,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——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光?眼里有光,就能足以抵御世间一切阴霾穿透至暗,不枉人间走一趟。